

信息侦探 悬疑系列

燃烧的玩偶

The Doll

[美] 泰勒·史蒂文斯 / 著 于海生 / 译

TAYLOR STEVENS

在我从别人那里赢得认同和欣赏之前，
我也曾过着被人操纵的生活。
未来的生活有各种选择机会，
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燃烧的玩偶

泰勒·史蒂文斯 著

于海生 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玩偶 / (美) 泰勒·史蒂文斯著; 于海生译.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354-7802-3

I. ①燃… II. ①泰… ②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34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7-2013-237


THE DOLL

Copyright©2013 by Taylor Steven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责任编辑: 吴双周扬

责任校对: 王耀荣

封面设计: 

责任印制: 张伟明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10-83670231)

http: //www.cjlap.com

印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32

印张: 11.5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40千字

定价: 36.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010-83670231进行调换)

献给我的生命中所有布拉德福式的人物。

永远爱着你们。

目录

CONTENTS

- 第一部 如果我不在了 / 1
- 第二部 被理解的姿态 / 39
- 第三部 1000 种答案 / 107
- 第四部 前方只属于生命 / 253

第一部

如果我不在了

绝望长着手指，但它只能抓住死去的蝴蝶

1 救护车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

迈尔斯·布拉德福将手掌放在玻璃上，从他的办公室窗口注视着停车场。他看见她倒下来。倒下的过程就像是一种慢动作，那种歪斜和跌倒的姿态让他感到犹豫，有好长一会儿，他不能确定自己是该发笑还是为她担心。他屏住呼吸，期望着她站起来。她知道他就站在那里，所以从这一刻起，她会随时转向这座大楼并朝他挥手。他们稍后都会笑着说起这个小插曲。

但她没动，没有尝试从那辆将其一条腿压在人行道上的摩托车下面爬起来，甚至没有抬起头来。

看到这一幕并且感到困惑的布拉德福，仿佛是游泳者正在踩水似的慢慢退离了窗口。然后，他仿佛如梦初醒般地转过身来，冲出办公室，跑过走廊，通过前台。他绕过电梯奔向楼梯，一口气从五层楼跑下来，接着从楼梯间跑出来并进入大厅。他推开门，却发现一辆救护车挡在停车场北侧入口处，而芒罗躺在一副担架上，正在被抬到救护车里。

布拉德福挥舞双臂大叫起来，想吸引医护人员的注意，让他们多等一会儿，等待他穿过停车场并陪她一起去医院。可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转过身来，丝毫没有理睬他。担架被推到车里，车门关上了，布拉德福再

次飞跑起来，想要赶上那辆救护车，但却晚了几秒钟。

救护车响着刺耳的警笛声开到辅路上。

当他们把她从车下拉出来时，那辆倒在旁边的“杜卡迪”摩托车被略微挤到了一边，发动机已经关闭，钥匙仍然插在打火器上。

他弯下腰，用力把摩托车扶起来。他跨坐到车座上，一只脚踩住踏板，大拇指将启动按钮猛按进去，然后压下离合器手柄，却发现与人行道的撞击已经把它折断了。

他咒骂了一句，沮丧地呆在那里，一边盯着救护车开去的方向，一边喘着气琢磨对策。救护车的呼啸声渐渐消失，路上的车流速度再次开始恢复正常。他当时要是直接跑向一辆汽车而不是那辆救护车，也许还有机会追赶下去，但现在为时已晚。布拉德福朝那座大楼回头看了一眼，那里的少数围观者已经开始散去。

在火线之上工作过二十年、需要时刻提防有人从背后偷袭的经历，使他倾向于即便在他自己的地盘上，也会进行谨慎和周密的思考。底楼的人打了救援电话，而且一辆救护车就在附近的概率有多大？这不是不可能，但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布拉德福从车上下来，把“杜卡迪”推到车库，推到芒罗通常会选择的那个偏僻角落，然后慢跑回大厅，脑子里同时回顾着她跌倒时的画面。他看到她上身猝然一动，随即往下看，然后停顿了一下，左手发僵地悬垂在大腿处，仿佛是感到困惑似的呆了好一会儿，然后突然倒下去。她当时的动作，不是某个忽然失去知觉的人昏倒时的动作。

在电梯口处，他伸出一根手指按了向上箭头，同时思考着一系列可能性——过敏反应、突发疾病、最近生病——最终他的脑海里出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空白。

当布拉德福返回到所在的楼层时，他把那个过程在脑海里回顾了十几次，每次都让他变得更加沮丧。他推开将凯普斯通安全咨询机构与走廊分开的那扇宽门，穿过配有充足家具和大号公司徽标的豪华接待区——这

些企业标志物暗示出，除了安保设备和铁血行动以外，在那个木头镶板墙壁以外还有其他东西——并且突然在前台那里停下来。

萨曼莎·沃克就坐在那张桌子后面。

她抬起头来，那双棕色的大眼睛凝视着他，每当他的压力上升时，她总会流露出这种关切的神情。

“你到底是怎么啦？”她说，“你脸色很吓人。对我说说。”

布拉德福茫然地苦笑了一下，没有理会她的话，从那张办公桌上方俯下身去取不干胶贴。他还能做什么呢？难道要告诉她，根据他的直觉和一个不间断的十秒钟记忆循环，他确定他所爱的那个女人刚刚遭人暗算，并被推进了一辆救护车？

他把那辆救护车快速开进辅路时，他瞥见的几个车牌数字潦草地写下来，当他的目光还停留在不干胶贴上面时，他问，“最近的急诊室在哪里？”

“医学城医院和帕克兰医院。”

“你给他们打电话好吗？查一下迈克尔是不是在那里？”

她又看了他一眼，然后抓了一下鼠标，显示器的屏保消失了。“我打电话是问迈克尔还是别的什么名字？”她问道。

“迈克尔。”他说。因为除非芒罗在执行任务，通常使用的就是她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但沃克的这个问题将他的思维迅速引向两个方向。就在沃克搜索号码时，他迫使思想碎片和分散图像结合成一个连贯的问题：他见到了瓦内萨·迈克尔·芒罗被送进救护车里的情景，但对于那些做这件事的人来说，他们想要带走的果真是迈克尔本人，还是说他们认错了人呢？后者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他带着莫大的困惑苦苦思索发生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样的人会动用这种手段将她塞进那辆救护车，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她是如何被跟踪的。因为发掘和交易秘密信息以及收买内线，芒罗一生肯定树敌不少，但她是用伪装和化名开展工作的，多年离家在外，很少有人

知道她到底是谁以及如何找到她。

沃克清了清嗓子，拿起电话，并且意味深长地看了布拉德福一眼，意思是说她就要打这个电话，但他最好不要站在旁边监督似的听着。

他知趣地走开了，把一个钥匙卡在扫描器上刷了一下。

桌子右侧的一段镶板墙壁“咔哒”地开了一条缝。布拉德福将它拉开走了进去。在这段墙壁另一侧的室内空间，表面墙壁都是有机玻璃，欧式百叶窗始终处于打开状态，使整个楼层具有一种光亮感和空间感。

他从一个个办公室旁边经过，走到大多数企业都会将其作为一个会议室的地方，但对于凯普斯通企业而言，它就是作战室，是神经中枢，是业务触角从那里伸向数千英里之外，并随时提供私人安保服务的地方。

那里没有门，只有类似于门框的东西，在面对着那面配有特大号显示器的墙壁的办公桌前，保罗·贾汉从键盘那里转过身来。

布拉德福点点头，说，“嗨，杰克¹。”然后把那个不干胶贴递给他。“达拉斯消防救援的车牌号。你能帮我查一下吗？”

贾汉接过那个上面有三个手写数字的紫色正方形纸片，看了一眼，粘在离他最近的显示器上。“给我一分钟。”他说，“应该能查到。”

在随后的静寂中，布拉德福大步走到墙壁右侧（左侧是显示器）那张上面留有标记的白板跟前。他看着在白沙瓦²那个两人团队活动情况的最新微小变化，但他只是在阅读它们，并没有真正往心里去。他的心思在别处，他的大脑还在思考，仍纠结于沃克关于芒罗身份那个随意的问题把他带入的两个思考方向。

他在第一个方向上没有任何头绪，于是转向第二个方向：如果芒罗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根的电话号码，就是她口袋里的紧急联络方式。罗根就像是她的哥哥，她的灵魂的伴侣，犯罪的同谋，罗根的历史，几乎和她

1. 贾汉的昵称。

2. 巴基斯坦城市，属于西北边境省。

自己的历史一样复杂，而且她像守卫她自己的历史一样守卫着他的历史。

布拉德福看了一下手表。查看了手机。10分钟，差不多是这么长时间，从他看到芒罗骑着摩托车过来并且摔倒到现在。如果他想要开始追查此事的话，时间还早，但这无关紧要。他从快速拨号中找到了那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号码，那部手机罗根总是随身携带，而且几乎肯定会接听。

拨打的电话被直接转移到了语音信箱。

布拉德福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就挂断了电话。

他的拇指快速翻阅联系人，查找到塔比瑟——芒罗的姐姐，拨打了号码，而后在拨号音还未响起时，就把它按掉了。芒罗的家人对她的秘密生活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她为了保护她们，不会留下任何会追溯到她们的线索。打这种电话仍然太早，而且万一塔比瑟接听了电话，他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她解释，如何把前前后后的情况一下子说清楚。需要首先设计出一个貌似可信的基本故事。

在房间对面的贾汉说：“这些数字看起来，好像属于有效的消防救援车牌号。因为只有一半号码，所以我不能那么肯定，但似乎是符合的。”

布拉德福从白板墙那里转过身。“它是被盗车辆吗？”

“这倒不太清楚，不过很有可能属于尚未报告那种情况。”

“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跟踪怎么样？我们能发现那辆救护车最终停在哪里，或者被丢到哪里了吗？”

贾汉把椅子旋转过来面对着布拉德福，先是向右移动了几英寸，接着向左，又烦躁不安地再次来回挪动了几次。“我也许能做到这一点。”他停顿了一下，“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布拉德福叹了口气。他走到那张白板的空白处，拿起一支红色记号笔，画出了一个图解的起始部分，并且写上：迈克尔——是自己昏倒的，还是被人打倒的？

他转过身来。“这就是我掌握的全部情况。”

贾汉的嘴足足张开了一秒钟，然后才开口说话。“你一定是在在玩

笑吧。”又顿了顿，“你看到了什么？”

“没看到多少。”

贾汉的食指指向那张白板。“所以就足够你画出那么多东西？”

布拉德福的肩膀垂下来，他再次瞥了一眼那个图解。

鉴于芒罗的生活方式，有这些信息就绰绰有余了，但他不能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自从完成在阿根廷的那个任务以来，这九个月一直很平静，她在达拉斯最初的一周已经变成了几个月，她从偶尔在他的住处过夜，逐渐变成经常在他那里留宿，直到没有属于她自己的家的她在他面前越来越舒适。为了延缓她必将离开的那一刻，他与她合作，向她提供了一些安保合同，但都是小合同，而且相对简单——时间最长的是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一个月公差，而且它最终变成了一个看护某个成年人的小差事——这显然不值一提，也完全不能将它同今天的意外联系起来。

对讲机“噼噼啪啪”地响起来。是沃克的声音，“我在医学城医院急诊室找到了一个叫迈克尔·芒罗的人。”

贾汉扬起了眉毛。

布拉德福摇了摇头，“现在说找到了，还为时过早。”他说。

贾汉微妙地歪了一下头，这更多地是表示信任而非完全同意。布拉德福把手伸向钥匙架，取下一串钥匙，然后走向门口。“听着点儿电话，好吗？我要和萨姆³过去看一下。”

布拉德福和沃克乘电梯到了一层，走到停车场车库，来到一辆福特“探索者”面前，这是凯普斯通目前拥有的三辆汽车之一。布拉德福坐到方向盘后面。沃克坐到乘客座位上，系好安全带，注视着挡风玻璃外面，抑制住那些他知道她不会开口发问的问题。

她现在的沉默，是这个团队大部分人自芒罗第一次“加盟”以来，就开始保持的集体性心照不宣的一部分。对于“优惠待遇”的怀疑，似乎

3. 萨曼莎的昵称。

正在污染这片水域。

布拉德福把芒罗带进了公司，他正在和她同居，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且他以前有一次为了保护她，宁愿舍弃现有的一切。除非有相反证明，不然的话，急匆匆地赶去医院，就是布拉德福要完成他那过分偏执的私人使命，正因为如此，这是一种公司资源的浪费。

就像大多数急诊室一样，医学城医院的急诊室灯光刺眼，气氛压抑。等候区的大部分座位已被占据，亲属们脸上那种典型的、不加掩饰的痛苦和忧虑之色，让布拉德福和沃克加快脚步，推开将亲属和患者分开的宽大的双开式弹簧门并进入走廊，那里的空气洋溢着杀菌剂的气味，刺眼的日光灯照耀着他们更加不愿看到的景象。

他找到了那个房间，并迅速推开布帘走进去，又同样迅速地退了出来。

紧跟在后面的沃克，几乎和他撞了个满怀。她侧身让开，以免撞在一起。

“怎么回事？”她问。他没有回答，只是再次看了一眼房间号码。她露出困惑的表情，又跟着他再次走进去。

房间里有一张床，各种各样的医疗设备，有一个可供走动的小空间。布拉德福和沃克一起站在床边，后者低头注视着一个陌生人，皱紧了眉头。

“你想让我向护士核实一下吗？”她低声说，“看看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布拉德福完全拉上了窗帘，并示意她守候在门口。物品都堆放在床头一侧，他在它们当中搜寻，翻找着衣服、鞋和手提包，直至找到了一个钱包。

芒罗的钱包。

没有任何能够表明眼前这个人的身份的东西——没有笔记本或各种小工具，没有电话或者可以辨认的其他物件。只有这个折叠式皮革——在今天早晨之前——一直放在芒罗的衣服后面口袋里。

布拉德福在钱包里面翻看了一通，取出了那张身份证件，递到沃克

眼前足够长的时间，以便让她看清楚，然后朝出口点点头。

她转身离开。

他接着查看驾驶执照和信用卡，它们都还在那里，然后又搜索紧急电话号码和现金，它们本该也在那里，但却不见了。布拉德福把那个钱包放进口袋里，将床单稍稍掀起来一点儿，看下面是否藏着什么东西——不管那张床上躺着的是什么人，这都是对其隐私的一种侵犯，但他需要证实他已经怀疑的东西——在此之后，他也走了出去。

沃克在那辆“探索者”前等待他，双臂交叉地靠在引擎盖上，见他开始走近，她站直了身体，说，“那个女的是上午十点二十分左右被送过来的。迈克尔在十一点半之前都没有离开过这里。时间对不上。”

“但迈克尔是在十点钟左右到公司大楼的，”他说，“如果他们一直都在等着她过去，如果他们知道可以在她出门途中就对她下手，那么时间就对得上。”

“他们肯定一直都在监视你的住所。”沃克说。

“也许是这样。”

布拉德福打开车门，坐到方向盘后面，脑海里闪过无数个疑问，而它们随即都被内疚感所取代。假如芒罗不在达拉斯，她就永远不会被发现，而且她是为了他才留在达拉斯的。

2 最好的武器

一头黑发的萨曼莎·沃克身高五英尺二英寸，体态丰满，总是面带微笑，有着天然的棕褐色皮肤。她是那种容易让男人想入非非的迷人的女人，在酒吧里的男人会不失时机地渴望摸索她的身体，并且管她叫“宝贝儿”，只是在被她打破鼻子之后，才会恨恨地改口换成“婊子”。

沃克曾在军队服役过，是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混血儿，父亲当年是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母亲是巴西国籍的脱衣舞女演员。26岁的她不但是布拉德福的九人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也是除了暂时入伙的芒罗之外唯一的女性。

很容易误将沃克看成是凯普斯通的雇佣兵成员——即容许女性进入一个男性世界，从而避免遭到性别歧视指控的象征——或者是所谓养眼的花瓶，尤其是当她坐在前台后面时。但是，做出这些无知的推断都是因为不了解沃克——也不了解布拉德福。在一项任务往往意味着生死之间的凯普斯通公司，利己主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都意味着浪费时间。只要你可以做那份工作，你就能得到那份工作，就这么简单。这是保持这个团队凝聚力的内部文化，而且对布拉德福而言，沃克是他最好的帮手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带她去医院的原因。

她坐在车里，闭着眼睛，大拇指压着鼻梁，做着她习惯做的事情：回顾一个个步骤，记住在眼下似乎无关紧要、但以后可能用得着的一个个

细节。布拉德福把“探索者”开出了停车场，从他的皮带扣上取下手机，拨打了罗根的号码，还是被转到了语音信箱。

要是在平时，罗根未接电话就会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意外情况，但今天这种沉默却让人感觉不祥。

布拉德福把手机扔到前面的控制台上，向左猛打方向盘使汽车徒然转向，开始横穿过两条车道并掉头往回开。一辆红色马自达里的女士长时间猛按喇叭。坐在她身后那个家伙的反应更加明确，他对布拉德福竖起了中指。

沃克抓住手握杠让自己坐稳，并且咬着牙说，“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布拉德福极力扭转身体并猛踩油门。“探索者”迅速向前窜出，车速快到仅仅不致和前面车辆发生追尾而已。“罗根一直没接电话。”他说。虽然沃克并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不过她知道，他随后会解释的。

当他们的汽车再次随着车流前进时，沃克说，“他们为什么要去医院玩‘调包’？他们为什么竟然会留下钱包？”

布拉德福把视线从前面的道路那里转回来，足足盯了她两秒多钟。他又把注意力转向车流，只是闭紧嘴巴用嗓子哼了一声。他一心想着要找到芒罗，到现在为止已有两次选择了错误方向，只是在沃克问起他时，他才突然看到了那座迷宫。

她替他做了回答：“他们知道我们会来找的，这样就会让我们分心，时间不长，但对他们足够了，因为只要我们到了医院，他们的诡计就奏效了。”她停顿了一下，“你让杰克查了车牌号，对吗？”

“是的。”

“什么结果？”

“达拉斯消防救援，有效的车牌号。”布拉德福说，“没有任何报失情况。”

“但直觉告诉你，那些医务人员是假的。”

直觉已经告诉他很多东西，但没有一样是他想说出来的。他说，“在

这一点上，目前都是猜测。”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如果他们真的是医护人员，我们早晚 would 找到她的，所以我们姑且认为他们是假的，而且杰克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是从哪里弄到救护车的？把救护车开出去不是那么容易的，会引起骚动，我们也都应该会注意到。”

“我觉得有可能是待修或者闲置的救护车，”布拉德福说，“而且一定是长期存放在城里的某个地方。也许是一个运输厂。”

“这是一个思路。”

他抓起手机，把它丢给沃克。“让杰克来处理。”他说，并将汽车顺着一条半废弃的产业带开过去。

街道两侧都是低矮的水泥块建筑，狭窄的窗户和一个个隔间将各家企业彼此分开。一家企业的标牌用很大的金属正楷字写着“罗根办公室”，布拉德福把车开到它的前面。

停车场是空的，而且从一层看去，这个建筑物即便未被废弃，也显得过于安静。一条有屋顶的过道下面的水泥台阶，通向一个主要为玻璃结构的前门。门内的空间是黝黑的，玻璃反射的日光创造出一种镜面效果。被拉开的门内顶住门框的一侧，好像有人在匆忙侵入的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弹簧已经坏了。

布拉德福从腰间皮套里拔出手枪，用脚尖把门顶开。跟在他后面的沃克两只手也握紧了手枪。

走廊是一条空荡荡的直道，与通向仓库的那扇门有四五英尺的距离。门厅两侧的四个房间构成了整个办公室——前面两个是工作区，而后面两个自从罗根租赁这个地方以来，就一直被分别用作厨房和卧室。

这时候，唯一的光线是从前门滤进来的。整个建筑物内部都很安静，地板上散落着从海报大小的相框上掉落的玻璃片。那一排相框曾经挂得很高，现在却杂乱地堆在墙角下。布拉德福跨过玻璃碎片，从一个房间移动